

高僧佛圖澄的國籍蠡測

曹仕邦

高僧佛圖澄（三三二——三四八）自外國來華之

後，他對佛教在禹域的推廣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緣於澄公能以其神通術變感動五胡十六國時後趙國的兩位兇殘好殺的羯族君主石勒（三二八——三三二在位）

和石虎（三三五——三四九在位）節殺興慈，使得後趙境內不論漢人抑胡族都大量皈依於佛門¹，教黃河流域的半個中國頓時成了大乘佛法的教區²，因此梁釋寶唱（約四九五——五二九時人）在所撰《名僧傳》³中特別設立了僅有佛圖澄一人傳記的《神通弘教外國法師篇》來突顯佛圖澄推展佛法於華夏的絕大功勳⁴。

佛圖澄既屬「外國法師」，那麼這位高僧來自中華境外的什麼國度？這裡有兩個不同的講法：梁釋慧皎（四九七？——五五四？）《高僧傳》（大正藏編號二

〇五九）卷九《晉鄴中竺佛圖澄傳》略云：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三一〇）來適洛陽（頁三八三中）。

唐房玄齡（五八〇——六四九）等所修《晉書》⁵

卷九五《藝術傳》中的《佛圖澄傳》略云：

佛圖澄，天竺人也。永嘉四年來適洛陽（頁一二一八上）。

上引兩史籍一者稱澄公是「西域人」，另一者則稱屬「天竺（印度）人」，哪一個對？倘使佛圖澄是天竺人，倒是簡單，因為不管屬五天竺之中的南天竺抑中天竺、西天竺，都可概括地稱「天竺」；假若他是西域人，古代的「西域」範圍很廣大，舉凡如今我國的新疆省、域外的中亞細亞、南亞洲、西亞洲以至國土包圍了整個地中海的羅馬帝國（古時華人稱之為「大秦」）都被視作「西域」。因此，佛圖澄若屬西域人，則他是這廣大地區中哪一國的人，倒是值得研究一下了。

雖然《高僧傳》在澄公本傳的題目上稱他「竺佛圖澄」，可能他便是印度人那麼簡單。因為印度在我國古代的觀念中也可勉強算是西域的國度，然而依仕邦多年來研讀佛家史籍的經驗，釋門史家對「印度人」與「西域人」分得很清楚的，大抵這由於佛教創始於天

竺，故披剃的史家們較崇敬來自印度的同道中人吧！至於慧皎書《佛圖澄傳》的題目作「竺佛圖澄」，也許出諸印刷術未發明前，書籍靠抄寫流傳，此或傳抄時多了一個「竺」字吧！

上述的講法，也許屬仕邦的主觀看法，然而下面找到一條可證明佛圖澄屬西域人的史料。梁釋寶唱《比丘尼傳》（大正藏編號二〇六三）卷一〈偽趙連賢寺安令首尼傳〉略云：

安令首本姓徐，東莞人也。父（徐）仲、仕偽趙為外兵郎。令首幼聰敏好學，以佛法自娛，不願求娣。

（徐）仲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仲從之，（三日後）澄以臙脂磨麻油傅仲右掌，令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眾中說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君富貴。仲還，許之。（令）首便剪落，從（佛圖）澄乃（及？）淨檢尼受戒，立建賢。澄以石勒所遺剪花納（衲）七條衣及象鼻澡罐與之。（安令首出家後）博覽群籍，一時道學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石虎敬之，擢（令首）父仲為黃門侍郎、清河太守（頁九三五上）。

傳稱安令首出家是同時受戒於佛圖澄和淨檢尼，何以有此現象？大抵當年尚屬佛教在華的早期，澄公深

知社會上「男女授受不親」的僧家觀念甚深，自身為男性的除鍾，為了避嫌，故找同屬女性的華夏比丘尼淨檢⁶一起為令首落髮而已。又據傳所言，令首被剃後佛圖澄轉贈以後趙君主石勒所賜的「七條衣」及「澡罐」給她，若非真傳弟子，不會有此厚贈。換言之，澄公方屬令首傳法之師，而淨檢尼不過為了免落人口實而拉來合作的除鍾女而已。

上述徐仲之女出家後的法號作「安令首」，正是佛圖澄國籍的線索。何以言之？原來在東晉釋道安（三一四——三八五）倡議出家人以「釋」為姓之前，華夏的比丘與比丘尼都「依師為姓」⁷。所謂「依師為姓」，是指佛法來華之初，華人拜外國來華的比丘為師出家，便以其師所屬的國度作自己出家後的新姓氏，如所拜之師來自天竺（今印度），他便姓「竺」，而他的華夏出家弟子，也一代又一代地姓竺。同樣，其師來自大月氏國（今中亞細亞的阿姆河流域一帶），便姓「支」⁸，來自康居國（約在今中亞細亞的哥薩克國）的便姓「康」，來自于闐國（今我國新疆省和闐縣一帶）的便姓「于」，來自龜茲國（今我國新疆省庫車縣一帶）的便姓「帛」⁹，來自安息國（今伊朗）的便姓「安」¹⁰。如今徐氏女出家之後，其法號之上冠以「安」字，而她的出家師是佛圖澄，然則這反映了澄公

來自今日的伊朗。雖然現今伊朗是個伊斯蘭教的重鎮，然而在古代都曾經是信奉佛法的大國，日本羽溪了諦氏著，賀昌群先生（一九〇三——一九七三）譯《西域之佛教》¹¹，其第三章〈安息國及康居國之佛教〉便有專節研討佛教在古時伊朗的發展。

註：

1. 《高僧傳》卷九〈晉鄴中竺佛圖澄傳〉頁三八三——三八五中。參湯用彤先生（一八九二——一九六五）《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商務印書館出版，台北，民五十一年台一版）上冊頁一三九——一四〇。
2. 何以佛圖澄在後趙一國的境內弘法便能將佛教推廣至整個黃河流域？原來後趙國全盛時期，她的疆域包括了差點整個華北。據王仲犖先生（一九一三——一九八六）《魏晉南北朝史》（谷風出版社出版，台北縣新店市，民七十六年）頁二四二所附地圖，顯出除了據地河西走廊的前涼張氏漢人政權之外，華北地區全在後趙版圖之內（前燕國在今東北地區，不屬黃河流域）。因此，澄公在這大片土地上發揮了非常巨大的影響力。
3. 《名僧傳》三十一卷已佚，如今僅存日本宗性法師（約一二三五時人）將這書部份抄出而成的《名僧傳抄》一卷（在卅字續藏經第一三四冊），本文據以論述的是這宗性抄存的書。
4. 參拙作《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台北，一九九九年初版，二〇〇八年初版二刷）頁七六——七七七的註二三〇。
5. 藝文映印武英殿刊二十五史本，台北，約民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之間出版。
6. 《比丘尼傳》卷一〈晉洛陽竹林寺淨檢尼傳〉略云：「淨檢本姓仲名令儀，彭城人也」（頁九三四下），可見淨檢是華夏的尼師。
7. 《高僧傳》卷五〈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頁二五二下。
8. 這因為「月氏」的讀音為「肉支」，故以「支」為姓，以免跟「姓氏」的「氏」混淆。
9. 這因為龜茲音「丘慈」，若兩字連在一起，人們自知它們的讀音。但若拆開而單寫，「龜」字，則一定被讀作「烏龜」的「龜」。故改以漢晉期間龜茲王室姓氏的「帛」作標示。
10. 以上所陳，仕邦有〈談談中、越兩國僧尼棄俗出家後所採的「姓」〉作詳細討論，已寄稿於《護僧》，想不日會刊出。
11. 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一九三三年初版，一九五六年初版二刷。